

“这不公平!”为了洗碗的事,两姐妹又吵开了。

在家里,爸爸和妈妈轮流做饭,爸爸做一天,妈妈做一天。洗碗就交给两姐妹了,姐姐洗一天,妹妹洗一天。这不很公平吗?妹妹却不干了。妈妈做饭的时候,是姐姐洗碗,爸爸做饭的时候,是妹妹洗碗。洗着洗着,妹妹发现了问题,每次她洗碗的工作量,远远大于姐姐。

妈妈做饭的时候,往往会比爸爸多做一两个菜,怎么反倒是爸爸做饭的时候,洗的碗多一点呢?

这天是爸爸做饭,轮到妹妹洗碗。饭后,妹妹将全家人请到厨房,看看她需要洗刷的东西。除了餐桌上撤下来的碗碟之外,厨房的操作台上,也是一片狼藉:爸爸烧了四菜一汤,却用了一个炒锅,一个蒸锅,一个汤锅,都油乎乎脏兮兮地放在灶台上;用过的砧板、菜刀、剪刀、刨子、锅铲、勺子等等,四处散落;油盐酱醋的

瓶子,东一个西一个……妹妹说,每次爸爸做完饭,厨房里都像战场一样。而每次妈妈做好了饭菜,厨房都是整整齐齐,干干净净,做最后一道菜的时候,她已经顺手将砧板擦干净了,菜刀归位了,油盐酱醋收拾妥当了,菜盛进碟子后,锅也立即洗干净了。妹妹说,姐姐只需要清洗餐桌上的碗碟,而我还要帮爸爸打扫乱七八糟的厨房。工作量能一样吗?

这样一看,还真不一样。妈妈做饭,是事毕事了。爸爸也做好了一顿饭菜,却留下了一个烂摊子,需要别人去收拾。

同样做一件事,有的人像妈妈一样,事毕事了,干干净净,清清爽爽;也有人像爸爸一样,看似事情也做完了,却留下了一个长长的尾巴。

我装修房子的时候,前后请过几个泥瓦工砌墙,贴瓷砖。手艺的好坏暂且不论,光是几个人做事的态度就迥异。第一个泥瓦工,每次做完活,都是一地狼藉,地面之上,到处都是滴落的水泥,切割过的瓷砖碎片,更是散落一地,每

次我晚上去检查装修进度,进到房间,几乎无处落脚,用来盛水泥的桶里,经常是还剩下小半桶水泥,第二天就僵硬不能用了。倒也倒不出,在桶壁上结

了厚厚一层。就连他自己用的瓦刀、尺子等工具,也是用到哪,丢到哪,常常看见他在一堆建筑材料中,四处寻找某样工具。

最后请的一个泥瓦工,却完全不一样。每天他做完活,都会将现场收拾干净,和的水泥或刮墙面的腻子,都恰好用完,使用过

的桶,也都会清洗干净。他还会将他用过的工具,诸如瓦刀、铲子、钢尺等等,都擦拭得一尘不染,整齐地摆放在墙角,第二天来了就能立即使用。说实话,对于泥瓦工的活,我是外行,并不能准确判断谁的手艺更好,但就冲他这个做事的态度,我最终选择了;而且房子装修好之后,家中凡有需要请泥瓦工做的活,我都请他来帮忙。

事毕事了,是一种做事的态度。一件事看似做完了,却留下一个尾巴,一个烂摊子,让别人来替你收拾,那并非真正的完成。粗制滥造,不是事毕事了;马马虎虎,也不是事毕事了;丢三落四,得过且过,草率敷衍,更不是事毕事了。毕了什么?是终结,是善终,是不留尾巴,不留遗憾。唯凡事能事毕事了,我们才能说实实在在地做完了,做成了,做好了,做好了,也才能有信心有能力,做好下一件事。

今年夏天,电影《封神第一部:朝歌风云》票房大卖,“质子团”年轻男演员们一个个火出了圈,而黄渤扮演的姜子牙饱受争议,因为历史上的姜子牙是一个大隐于世的高人,学富五车,却垂钓于渭水之滨,后人对其印象就是仙风道骨、气质超然,而不是黄渤那种积极于世的带着喜剧味。

那么历史上的姜子牙究竟是哪一种处世之人?俗话说得好: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;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。我在秦岭自驾游的时候,特地去了姜太公钓鱼台看了看。进入宝鸡市陈仓区,从310国道开往天王镇内路面比较新的钓鱼台路,四周高山环绕,树木繁茂。此处所谓“南依秦岭,北望渭水”,即在秦岭脚下的磻溪(现称伐鱼河,也称磻溪河)中上游,磻溪是渭河支流,所以和渭水挂上了钩。据说姜子牙当年就是在这条河边钓鱼。

当然,如今的姜子牙钓鱼台成了一个收门票的景区,景区内一巨石传说是姜子牙垂钓之地,引无数游客争相打卡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伐鱼河上建了钓鱼台水库,使得景区内流水潺潺,好一处钓鱼佳地。

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俗语典故:“姜太公钓鱼——愿者上钩。”大多是这样解释的:姜子牙听说西伯侯姬昌招贤纳士、广施仁政,年逾七旬的他便千里迢迢来到西岐,到渭水北岸住下,每天在渭水垂钓,等待姬昌的到来。传说姜子牙钓鱼的方法很奇特:鱼竿短,鱼线长,用直钩,没鱼饵,钓竿不放进水里,离水面有三尺高。他一边钓鱼一边自言自语:“太公钓鱼,愿者上钩。”就是说,姜子牙钓的“鱼”其实是他的“伯乐”,最后他等到了周文王姬昌,并辅佐姬昌兴邦立国。

其实,当我的车开入伐鱼村辖地时,就感受到此处风景秀丽:两边大山环绕,树木郁郁葱葱,绿色纵深,查地图得知叫景家山、马家山、草坪山等,磻溪宛若一条玉带,滋养着秦岭山脚下的这一片谷地。这个地方风水好,特别适合归隐山林、修身养性,或者书立说、授业子弟,即古人所说的隐居。在遥远的古代,尤其是西周年代,这里应该是非常荒凉人烟的地方。如果一个想积极入世的人,想等着伯乐来赏识的人,绝不可能选择这样孤僻难寻的地方隐身吧。

为了证实某种猜测,我又驱车在景区外寻找磻溪。虽然世事变化,但地理位置及分布如果没有涉及大的战争或者现代工程的话,不会有非常大的改观,应当是比较能够体现当地地貌环境的。景区内,我果真找到了磻溪,从上游流过来的溪水叮叮咚咚,水流湍急,流到下游则平缓一些,如果上游是条河,也只能是小河。因为没看见鱼,便问附近的老人:“河里有鱼吗?”老人回答:“没见过鱼。”

老人的回答让我震惊,姜太公就是钓了一个寂寞!鱼竿短,鱼线长,用直钩,没鱼饵,钓竿不放进水里,种种形容都表示了姜太公不是要钓鱼,而河里也无鱼。但是从地理环境来看,也不是值得等人来的地方,问题来了,姜太公在钓什么?我想,因为年纪大,也许纯粹就是想发呆、静思、写书……

因为运气足够好,被外出打猎的姬昌碰到,攀谈之后姬昌断定年逾古稀的姜子牙是栋梁之材,恳请出山,成为贤臣谋士,名垂青史,留下成语与传说。

听广播,不久便要排到摊位前了,母亲此时将零头钱给了我们。这零头钱,是母亲刚到菜市场里,去设立的专柜顾客手头大额票子兑换成零头的服务台换的,方便了买菜人。

深秋时节,将近傍晚,菜市场边上的大闸蟹摊头,格外引人注目。大盆大桶里是“无肠公子”在横行霸道,摊位上方吊着用水木板制成的大螃蟹,蟹的两只眼睛是亮着的电灯泡,弹眼落睛。卖蟹的摊主大声吆喝,招揽生意。摊位旁不乏“挑肥拣瘦”的顾客。母亲在那吃蟹时节里,去买了几次,还将较小的蟹做成醉蟹,肉嫩鲜美,美味醉人。

那个年月里,每到下午三四点钟,菜市场就出现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排队队伍,每天都雷打不动等候买晚报。有一天,父亲要我放学后去那里排队买晚报,说要锻炼我的自立能力,同时看看报纸,增加一些课余学习。我上中学后功课多了,放学也晚了,父亲就不要我去买晚报

姜太公在钓什么?

李伶



每当读朱自清的《背影》,总会勾起儿时铭心刻骨的往事。

“淮国旧”很熟悉,但我更怀念的是我家附近同样在淮海路上的三勤日用品调剂商店。“文革”初期,我家兄弟姐妹六人,晚上或睡木板或打地铺。当时父亲已退休,收入减少生活拮据无闲钱添床。一天下午我跟着父亲一起出门,出门前只见他将一双年轻时的小包头款式皮底

牛皮鞋小心地装进袋子,曾经听父亲说起这是好多年前别人送的,由于平时舍不得穿看上去还像新鞋。起初不明白父亲拿着自己的心爱之物干什么,转弯到了“三勤”才知道是要寄售。父亲请估价师傅估价,记得估价师傅拿着皮鞋对父亲开玩笑说:怎么皮鞋不穿了?父亲没答话,只微微一笑。接着估价师傅仔细看了看皮鞋又对父亲说“15元卖哦”,父



这些年,我常在山林野地走,特别喜欢去一些老林场玩。天姥山林场有一座陈旧的三开间两层小屋,住着一个护林的老头。我每次去都要到那里坐坐,与老头聊天。他人很好,会送我一些自己在山里采摘的野蕨菜。

一个冬天的傍晚,我从外地回来,经过天姥山脚下时,心血来潮,想要到山上看看护林的老伯。我来到林场小屋时,天黑了,又下起了雨,可是老伯不在。我就在他的老屋檐下站了一会,夜很黑,山雨围着小屋,寂静压着四角,屋檐如鱼,睁眼看着黑夜。广大的夜包裹着我的身体,静得出奇。

正想找一块石头或木板什么的坐一下,忽然,脊背上方传来窸窣窸

窣亲点了点,拿出户口簿登记。办好手续,父亲带我到店堂看了看一张待售的墨绿色铁床,标签上写着16元,父亲说皮鞋卖掉把铁床买回家。原来父亲已看中那张铁床。

第三天去店里,皮鞋没了,店员说已被买走,扣了多少佣金我不清楚。巧了,那张旧铁床还在,父亲随即把它买回家,从而我们告别睡地铺的日子。

还是“文革”初期,有一次,父亲带我去上级单位交材料,出来时已是下午,父亲说饿了吧,我们去吃点东西。到了沈大成点心店,店堂食客很多,父亲找了张桌子让我坐下,他去收银台买好拿了小票回来。不一会儿,服务员端上一客四只春卷放在我们面前。父亲对我说趁热吃。我正好饿了且从未上过馆子,连吃两只春卷。等我放下筷子,父亲马上说:“我不饿你都吃了。”于是我把仅剩的两只春卷又消灭了。当我发现父亲慈祥地看着我吃时,眼眶有些湿润。长大后吃过无数美味点心,但父亲看着我吃春卷的情景却永远不会忘。

窸窣的声音,一会儿有一会儿无。初没在意,心理作用吧?可是这声音很执拗,仔细地听,慢慢发现了声音的出处,从小楼左侧厢房里传出来,这里原是老人做饭的厨房。是有人住着,还

是山里的什么动物?没有鬼怪吧。可是这声音越来越大,越来越放肆。还很响地敲了两下,接着又像在翻缸倒米,是有人吗?还是……气氛很聊斋!忽然,“射”的一声,有人要起床了!我的妈呀,我的股骨头在壳壳响。一会儿碰响了锅盆缸灶,传来了舀水声。还炒起菜来了,啾啾啾,声音燃烧着,像一列火车就要

驶出来了,我仿佛闻到了从门缝里冒出来的菜的香味。这太惨了,我整个人都要散架了,想跑,可是又怕发出声音,惹得它追出来,只好坚持把自己钉在地上。咕咕咕,它在喝酒了呢,声音弄得很响。过了好一会,霍地站起来,紧接着,咚咚两声,碰到了门,它要开门出来了!!娘呀!我的肝胆都要掉出来了!虽然腿抖得像在弹钢琴,还是“嗖”一声冲到了雨中,迅速上车,发动,逃离。

一直搞不清老屋之谜。后来再碰到护林的老伯,他笑着说,老鼠,在故意吓你呢,这鬼精灵的!这让我想起《聊斋志异》里的口技,真是装得太像了。

记忆中的一段溧阳路

曹振华

位于虹口区的溧阳路(早前称狄思威路,1943年更为今名),南起虹口港,北至四平路,又西北向至四川北路而止。当年读中小学时,家就在海伦路溧阳路口。日前经过此处,一眼望去,旧貌换新颜。故地重游,往事历历在目。

打开记忆之门,那个年月里,这段路虽不算长,也仅几百多米,然路边商铺店家鳞次栉比,林林总总。首先眼见的即是一块书写凝重厚实的“老和康”三个大字的招牌,高挂于店家门楣上。这家是经营油盐酱醋、乳腐酱菜老酒的油酱店。母亲时常要我



拎着油瓶或端着碗去零拷食用油、酱油,或零买乳腐、酱菜、豆瓣酱之类。父亲有时也叫我去零拷大曲、花雕之类老酒。拎着油瓶端着碗要过溧阳路才能到家,走横道线时小心翼翼,有时脚步稍快难免跌

倒打翻,油酱泼翻在地。回家赶紧“自首”,免得“吃生活”。经过“老和康”,有家光明理发店,那店堂里座椅分两边排列,面对墙壁上是大块精致镜面。店内整洁,明亮。理发师在顾客头上做足手艺。有道是“虽云毫末技艺,却为顶上功夫”,顾客春风满面出门。但母亲是不会让我和弟弟进理发店的,她给我们一人一角钱去嘉兴戏院旁的剃头摊上剪头发。她自己逢年过节走亲戚跑人家前,才会去理发店烫个头。

母亲和邻居每天必去之处,是浙兴菜场。菜场规模不小,是座两层楼的船形建筑,现在此楼仍在。寒冬腊月或过年前夕,天不亮母亲就把我和弟妹从温暖的被窝里叫醒,拿着小菜卡等票证去菜市场排队买菜年货。菜市场里人声嘈杂,但有广播喇叭在播放音乐《我的祖国》《九九艳阳天》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《采茶舞曲》《紫竹调》等。我们边排队边

青春的线条

董曙

工业题材拍摄,如何突破常规,从不同的角度来表现劳动者的精彩瞬间?思之再三,觉得可以试着从细微处着手,用光影与线条结合的手法,来表现劳动者的美,但一直苦于找不到现场感和灵感。终于等到了

一个把想法付诸实践的机会!记得拍摄这张照片,是疫情期间,企业复工第一天。久违的车间噪声听起来是那么悦耳,跃动的焊花不再刺眼,像浪漫的烟火。看着年轻的焊工师傅正在做焊接,还是那么均匀;挑钨棒的师傅,手法还是那么娴熟,我脑海里突然跳出“青春的线条”的画面。

摄影



被摄者是年轻的车间钨棒操作工人。为确保拍摄对象清晰,我必须使用三脚架;画面采用暗调形式构图,被摄主体背后避开可能从窗户进入的光源;曝光补偿减3档,光圈8;为了

让钨棒产生的光线呈现出优美的弧线,快门设定速度优先,速度1/8秒。曝光补偿的增减,速度的快慢,在多次拍摄过程中适当调整,前提是确保主体清晰。后期高光压暗,饱和度,对比度微调。这幅《青春的线条》,我认为自己一次有益的尝试,结果令人满意。

七夕会

那个年月里,每到下午三四点钟,菜市场就出现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排队队伍,每天都雷打不动等候买晚报。有一天,父亲要我放学后去那里排队买晚报,说要锻炼我的自立能力,同时看看报纸,增加一些课余学习。我上中学后功课多了,放学也晚了,父亲就不要我去买晚报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